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“如果让我选择，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”，文化学者余秋雨曾说“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”，著名作家王蒙曾说“住在开封是一件幸福的事”。开封，八朝古都，千载京华，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最大的人生梦想就是在这里“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”，请看——

一城宋韵半城水，亦诗亦画汴梁城。杨建军摄

不到开封　怎知大宋梦华

本报记者　**严　冰　刘少华　叶　子**

小商贩前后挑担，斗鸡者意兴正酣，小儿们放着风筝，小姐们荡起秋千，迎亲队伍敲锣打鼓，纤夫号子叫得响亮……11月初，本报记者在河南开封观看大型水上实景演出《大宋·东京梦华》，众人都跌落进一个叫作“宋”的梦境里。

实景演出的名字源自宋代孟元老的笔记体散记文《东京梦华录》，创作于宋钦宗靖康二年（1127年）的这部著作，是一本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俗人情的作品。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（1102−1125）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，描绘了这一历史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、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，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、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古籍。

“东京富丽天下无”。北宋东京城（即今河南开封），人口一度超过100万，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，且以坊市融合、街衢纵横写下现代世界城市史的开篇，超过英国伦敦、法国巴黎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。

从《虞美人》昭示南唐灭亡、北宋崛起，到《雨霖铃》展现北宋艺术王朝的浪漫情怀；从《齐天乐》演绎繁华帝都万国来朝的大国风范，到《满江红》再现宋朝军民保家卫国的壮怀激烈……70分钟，700多名演员，借助亭台楼榭、水系桥廊，《大宋·东京梦华》以八阙经典宋词串联起大宋一朝“八荒争凑，万国咸通”的盖世景象。

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气质，一座城有一座城的神韵。“一城宋韵，八朝开封”八字应是对开封气质神韵的独特概括。

没看够？别急，在开封，每走一步都有风景，请随本报记者一起逛逛当年的开封府，领略她的满城宋韵。

（一）

战马飞奔、泥浆四溅、旌旗飘扬、硝烟滚滚……一出《岳飞枪挑小梁王》正在上演。这可不是书里描绘的场景，也不是电视剧里的画面，而是发生在眼前的实景演出。伴随着金戈铁马的实景实战，人们仿佛穿越回那个古战场，和“岳飞”一同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武举科考，也感受了他“精忠报国”的忠肝义胆。

这边刚演罢，那边的《梁山好汉劫囚车》又开场了。“路见不平一声吼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”当“及时雨”宋江被押赴刑场，梁山好汉们乔装打扮、义不容辞，只为搭救兄弟。一声声“哥哥，随我们上山吧！”，情真意切，观众也忍不住跟着呐喊助阵，一抒胸臆。

在开封的清明上河园，每天都会上演多场实景演出，小至街头的喷火、柔术、飞斧等杂耍表演，大至北宋男儿抛头颅、洒热血的《大宋东京保卫战》，漫步园中，一步一景，一趟梦回之旅就此展开。

说起宋朝，被称为北宋社会风貌“百科全书”的《清明上河图》自是经典。这幅纵24.8厘米、横528厘米的长卷，画尽了当时开封城的繁华景象。而整个清明上河园，正是以《清明上河图》为蓝本打造。千年前，张择端把它从现实搬进了画卷；千年后，开封人又把它从画卷搬入了现实。

走进上善门，城门边上贴着一张海捕令，上面写着：“案犯牛三，打家劫舍，杀人越货，现赏白银千两缉拿归案。”不禁让人想起杨志卖刀时杀掉的那个泼皮牛二。上善门边的小乞丐拄根拐杖、一身补丁，两只眼睛无助地望着过往行人。曾经倒拔垂杨柳的“鲁智深”也在，浓眉长须、满脸正气的他，引来众人上前合照。

继续往前走，赵太丞家的药铺仍在开张，门口的楹联“但愿世间人长寿，不惜架上药生尘”让人心生暖意。孙羊正店里，刚出炉的灌汤包香气扑鼻；十千脚店前，写着“新酒”的旗子迎风飘扬。

一本《东京梦华录》，孟元老用十卷三万字记录了北宋东京城的城市格局、河道桥梁、街巷坊市、节令风俗等，让后人得以窥见当年的开封城市风貌。其中记载，北宋开封酒店林立，七十二家属于“正店”，其余上千家则称为“脚店”。孙羊正店和十千脚店便是出现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之中的两家店铺。走着走着你会发现，能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找到的景象，在清明上河园里都有复制。怪不得，徜徉在园中，人们常常有“一朝步入画卷，一日梦回千年”的时光倒流之感。

眼前是弯弯的虹桥。这座由114根榫卯建成的木质拱形桥梁，宛如飞虹，由此得名。据说，当年张择端就是站在虹桥之上，看着汴河两岸的景象作画。如今，登上虹桥，河边酒肆林立，游人往来，还是那幅盛世景象。

（二）

有桥必有水。虽地处北方，头枕黄河的开封，因水而兴盛，因河而传奇，处处散发出江南水乡的优雅和妩媚。

1284年，马可·波罗从黄河源头沿河而下，到达北宋故都汴梁。11年后，他在《东方见闻录》中这样记录：“汴河直通运河，北连通州（北京）、南通杭州，城内六条水系，和我的故乡威尼斯何其相似乃耳！”

“一城宋韵半城水”。开封水系北起铁塔湖，经龙亭湖，南至包公湖，中间由数段人工河连接，就像一条熠熠生辉的“珠链”，连通了新老城区。如今，龙亭湖和包公湖之间已经实现通航，并联通了清明上河园内水系，全长2500米，名为大宋御河。

游御河，宜在夜间。华灯映水，乘一条游船，眼看两岸灯光影绰、亭阁遍布其间，耳听歌声、戏声南北呼应，浸透着大宋遗风。

那骏马拉着的车，正是辛弃疾《青玉案·元夕》里描绘的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”而三只凤凰共叼一只金钗，则让人想起陆游《钗头凤》中的“桃花落，闲池阁，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”一路上，每一个小品、雕塑、壁画都有典故可追溯。

穿过一座小桥，眼前是一幅《西园雅集图》，苏轼、苏辙、黄庭坚、米芾、秦观、李公麟等文人名士游园聚会、吟诗作赋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。再划几道桨，就来到了表演宋词乐舞的水榭。“树绕村庄，水满坡塘，倚东风、豪兴徜徉……”古词、古装、古乐器、古乐谱，船停此处，听上一曲古色古香的宋词演艺，好不惬意。

在这幅“流动的清明上河图”上，11座桥串起了5座景观园。6座市政桥和5座景观桥均根据宋代名桥原型仿建，形成了一个仿宋桥梁博物馆。若要细究，西司桥、玉带桥、天波桥……桥桥有来历，各个风格迥异。集锦园、春花园、夏荫园、秋韵园、冬凝园，分别以会馆、酒楼、戏楼、茶楼、船舫为特色，不仅四时景致不同，体现的市井文化也各有特色。

一趟游览下来，便领略了整个东京城的风韵。有历史的厚重，有宋词的婉转，有勾栏瓦肆的风流，有桨声灯影的浪漫，连在河边健身步道散步的开封市民，也融入景致，不可不谓“人在船上坐，船在画中游。”

（三）

“水中有城，城中有水。”开封北方水城的美景，离不开水，也离不开城。

“琪树明霞五凤楼，夷门自古帝王州。”在开封博物馆，一个巨大的“开封时间”诉说着开封4100多年的建城史和建都史。开封建都置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第一个王朝——夏朝，夏都老丘就在今开封东。到了春秋时期，郑庄公在此筑城屯兵，定名启封。后为避汉景帝刘启名讳，改为开封。宋代吴增的《能改斋漫录》记述：“京师开封县，其城本郑庄公所筑。昔卫之水有浚，浚之地有仪封人，掌仪地之封疆。郑人得而城焉，以为开封，此其始也。”

虽为八朝古都，开封作为都城，最知名的还数北宋一朝。公元960年，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，建国号为宋，定都东京开封府。历经九代帝王168年，宋朝开封城形成了由外城、内城、皇城三座城池相套的宏大城郭。《哈佛中国史——儒家统治的时代：宋的转型》里写道，“开封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新型都城，它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都市布局和生活方式。”神奇的是，这些古城墙并未随着历史灰飞烟灭，而是永远地留在了开封的地下。

那是1981年5月中旬的一个清晨，开封市园林处组织人力、机械在龙亭东湖清淤堆山，清理到湖底以下1.5米时，明代周王府的台基、廊庑、地面以及瓷器、桌子、棕床、香炉等生活用品一一显现，由此揭开了开封“城摞城”的秘密。

走进顺天门“城摞城”博物馆，考古现场就在眼前。清代的车辙印、屋舍院落、陶瓷器残片等清晰可见。挖掘出来的砖块在一旁整齐地摞着，大小、颜色不一，各自编号，每一块都承载历史。土层上标注了各层的朝代和海拔高度，不同朝代的城墙竟是没有位移的直接叠压。已出土的宋金时期灰陶频伽、元代高足杯、明代狮型烛台、清代鳖灯等安静地陈列在展柜之中。

原来，开封地下有6座城。战国时期魏国的大梁城在今地面下10余米深，唐代的汴州城距地面10米左右，北宋的东京城距地面约8米深，金代的汴京城约8米深，明代的开封城约5−6米深，清代的开封城约3米深。流传于开封民间的顺口溜言：“开封城，‘城摞城’，地下埋有几座城。龙亭宫，‘宫摞宫’，潘杨湖底几座宫……”没错，在开封，每一脚都踏踏实实地踩在了千余年的历史之上。

现在的开封城墙，上部为清代建筑，下部为明代建筑，距今600余年，全长14.4公里，是中国现存第二大古代城垣建筑，仅次于南京。修复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，不久后所有的城墙将可以实现贯通。如今，从大梁门拾级而上，可以看见明代城墙、清代挖补城墙、清代城墙和相应的3层马道。最令人震撼的，还数马道中间的黄河泥沙堆积层。从公元前225年到现在，开封共遭受过13次主要洪水，多数是因自然的河决河溢，少数两次则是因为战争，时人掘河引水灌城所致。

一次次地历经战乱和黄河泛滥之灾，又一层层地筑建新城，开封城的规模、格局乃至中轴线等重要坐标却未曾改变。开封铁塔，就是历史遗存最直观的表现。都说“铁塔高，铁塔高，黄河达到铁塔腰”，北宋皇祐元年（1049年），这座开宝寺塔在夷山高地上建起，如今，夷山及铁塔的莲花基座都被淹没在地平面之下，只剩塔身屹立在地面之上，在开封市的东北隅守卫着这座城。

人类守望相助、不离不弃的精气神，文明不屈不挠、坚忍顽强的生命力，开封有幸，作出了自己的注解。

（四）

像竹子一样拔节生长的开封城墙，围住了一方百姓的安乐生活，也围住了长盛不衰的中华文化。开封的地底下，埋藏着“城摞城”的世界奇观，也埋藏着千年文脉。

四大发明里，宋朝占了三项；唐宋八大家里，宋朝占了六位。著名学者陈寅恪说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宋赵之世。”直至今天，这浸润千年的文化血脉，依然在开封滋养着后人。

赵孝斌是一位热衷于成语的“理工男”，他说自己从小对开封充满憧憬，文听包青天，武听杨家将，这些故事都发生在开封，便把家安在了开封。退休之后，赵孝斌编著了《开封成语典故故事》一书。在开封市集英街与郑开大道交叉口的东南角，他指着一块写有“开卷有益”的景观石，给我们讲了赵匡胤开卷有益的故事。像这样的成语景观石，散布在开封的大小街头，开封还建了成语典故园，收纳了300多条开封相关的成语，形成了崭新的城市名片。赵孝斌说：“开封是一本摊开的大书，只要你接近它、阅读它，就会有益。”

除了“中国成语典故名城”，开封还是“中国书法名城”。宋朝时，才子皇帝赵佶创立了流传至今的瘦金体，“苏黄米蔡”四大书法家让这里文墨飘香，而今，书法在开封早已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据说，当年有关方面来开封考察书法文化情况，遇到一个三轮车夫，车夫写的字令考察者惊讶。问他：字写得这么好，怎么还踩三轮车？这位开封车夫回答：踩三轮是养家糊口，而写字就是玩的。是啊，在很多地方，书法可能是属于文人雅士的高雅爱好，而在开封，书法就存在于街角店铺不起眼的牌匾之上，存在于晨练人终将消散的地字之间。

文化融入了日常生活之中，便不为名利所累，而有了更多乐趣，也让城市有更多味道可以咂摸。许多游人发现，除了龙亭、铁塔、相国寺这开封旅游的“老三篇”，如今的开封在繁台春色、金池夜雨、州桥明月等“汴京八景”外，更修旧如旧地复原了许多新的意境。那望眼欲穿的大梁门、春风又绿的梁园西、惜君如常的汴河东，那老街巷里修钢笔、换暖瓶内胆、打铁的匠人们，何尝不是景致？

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”《大宋·东京梦华》最终章响起，随着渐渐散去的一湖烟云，一个辉煌的王朝也缓缓走远。唯有那轮明月，曾经高悬于北宋的夜空，又照亮今日的开封，和跌入大宋梦华的人们相看不厌。

“是谁斟满了宋时酒深情地在等候？是谁搭建起菊花台结满了相思愁？”那就让梦不要醒吧，正如耳边响起的这首开封民谣：“我在开封等你，在古城里走一走，在古码头停留，虹桥上空晴好依旧……”

开封龙亭公园。安洪海摄

开封铁塔公园。张士军摄